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張賦京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荅吳總督

始中表陸生造謁門下時索貞一書先容貞以門下深仁衣被紳裾無一失所布況陸生有布衣之舊落魄已

極必在所憫豈敢借門下之澤以為已潤以故不敢應
暨陸生歸則門下先賜牘下存慰藉深至織文之縧比
華繡叚紫端之石並美青玉使貞慚感無地陸生手一
編乃門下前後功次意使貞紀之貞年來衰嬾之甚於
筆硯間滋味淡如嚼蠟小有酬應散若團沙門下知愛
之素不敢自秘其拙惟是二廣之所不乏者功也門下
無快意無覬心日以清德先之以慈憫行之恒使鸞鳳
之意勝於鷹鸇漏網之寬踰於血刃此則貞之所深悉

而竊效發揮於一二者也陸生之嗣子行便聊此附聞
元功告成旦夕入輔山澤之癯無由嗣接音塵南望興
懷耿耿不一

王總督

緍者猥辱大誨注存匆匆報言未罄悃心儀之矣我翁
文武並用爲國之禎凡有識知靡不拭目以期鐘鼎之
業玆者召自東山晉鑰北門遼左之威等於雷雨薊鎮
之固踰於金湯師中三錫已徵其一矣崌崍大司馬開

豁大度秉樞之後得翁爲代眞若李臨淮之繼郭汾陽精釆一新詎直蕭規曹隨而已哉貞雖誤習雕蟲久已厭悔年事衰遲心力疲竭即有筆札羃應僅堪覆瓿而我翁過垂奬借不惜齒牙且使於大司馬諸牘當糠粃之導眞足愧死念使者僕僕三千里勉爾塞白倘不斲抨人須痛賜斤削庶無貽笑草次附復未竟所懐秋氣向暮唯爲宗社順時自愛以迓隆眷不宣

温司徒

老丈開府全浙下走杜門故里雲泥既殊且乏生平之素而遠書慰存貺幣繼之且使薦其澈帚瀕行繾綣不能自已乃知尺素論心遠逾會面千里神交賢於比鄰殆非虛也有致翁郵筴疏稿至者讀之以爲剴切懇至當事者行之三吳垂死之民庶幾有起色及聞疏至都而見尼物情鬱鬱然未嘗不加額願翁之有後也貞从廢過時之人絕意世途而晚復見飾蛾眉混泚勢不容已靦顏一出慙沮無地所冀羣龍滿朝非日可藉手拂

衣耳齋疏人去聊附候私不一

寄胡司徒

公衮衣江左既覆露我而復食我禮我行臺之夕以部内人才賜摧不謂齒頰餘生亦賜收采不然之灰豈堪作爨籠中物恃以篤舊之深等之遺簪敝履使稍有顏色草野間耳昔人云知己重於感恩貞豈敢一飯而忘左右第此身作佛奴長安貴人門遂久荒絶若破例通此政恐不免見唾楊太尉計不以我落落也江左行臺

大夫周吉水王三原明敏博大故當歸之若清公慎勤孜孜奉國自燥髮以來未有見如我公者白面書生始自顚指既而傳聲既而求勝不勝不止此眞可爲太息流涕也第廟堂眷注愈深而我公求去愈决君臣大義政自瞭然計天池之息不過六月公既富於春秋天又相假以喻壁之陰便當尋本來面目作出世計即異日吐其餘經世不過滄海一滴耳貞甚悔擲此日於雕蟲蠹魚中譬之奢子産盡始悔作活雖復無成亦或可免

溝瀆也荆石宗伯家刻曇陽大師編并有薄物將遠臆不拒爲荷家弟行部或得相聞唯有以教督之

又

西秦東吳相去萬里欲附數行於鱗羽而不可得歳前見翁起自巖壑復領鄭侯之寄不勝私慶以爲國脉民命必須精忠勁節膽力俱稱者任之大司農非翁不可而貞一衰懶過時之人絶意世路久矣乃亦從翁後而玷除目良切慚愧特以先君子被國恩至再而貞之被

命者亦至再若復偃蹇稱病以自爲名人將不食其餘
故亦黽勉而出今抵任矣馬力易隤鴒原在念豈敢上
比我翁同日而語耶昨歲一遣人謝恩一遣人乞骸皆
以未得翁入朝之報不敢具瀆而最後去人以一械見
歸械啓而榮光驟發則大教在焉悅若覿眉宇而奉談
笑何貞之踈而翁之厚也故鄉板蕩且爲魚鱉皆舊所
拊循之赤子也唯爲一軫慮是祈齎疏役便附布區區
不悉

寄胡雅齋司徒

自三歳前從家弟處得門下一書旋有報啓嗣是間闊焉雖鱗羽之徑絶然於此心未嘗夢寐忘也昨春從邸報覩薦剡除目甫爲小快而旋有齮齕者眞令人氣塞所謂王尊一身何乍賢而乍佞耶屈指戊寅冬篝燈促膝微言在耳猶自宛然葢此老疑根之未除而吾吳俗薄惡有以成之也間與元馭先生談及相與扼腕以爲毋論才力若明公即清愼勤三字舉世孰有相擬者唯

邇來郭中丞其爲小民稱説頌美毋異於韓黃二頴川而亦不免夫郭公之不免則世路之責而使明公之不遠伸則吾吳人責也元馭今大拜矣苟壹志爲縣官論材修古上臣之道當安能舍明公與郭公僕自發且老矣坐蒲團三尺起此五嶽方寸舞提所不與也適寧夏張中丞有一使便附此不知能達記室否語及怊悵何時見旌麾出函谷關動我西嘆不一

答馮文所提學

昨蹴躡東徙桊頭無一書卷而倉皇完十餘宿逋其文多不經意而偶自斐然獨最愛執事集最欲有所效而瑣弱不成語不知其何祥也豈吾西竺所謂緣也耶使者甫發而執事教札復繼之其卓詭宏麗亡復論抑何感慨蓄育深且至也僕老矣且感先師名根之砭恐恐焉若古之畏影而馳者偶記桓文之業皆練卒侵壤以成其資故一戰而遂主齊盟宋襄以彈丸之地欲用其虗貴假義抗鴟張之楚故一盟而輒見辱今執事之兵

遻矣其壞廣矣文武之胙舍大樹奚適即世有宋襄何足虞也執事所論胡元瑞甚精而亦甚公沈雅閒適是渠所短於此得一針膏肓之痼當便脫矣彼自負誠太高雖黃月旦亦不自禁然未至如所聞之甚當由貴鄉一人傳之過耳家弟誤被時趣不能終固簿書奪之則無有整師而抗執事者自愛自愛佳集當更卒業不一

沈少宰

獻歲方新台履萬福入奉經術以沃毗聖德出秉藻鏡

以登進善類蓋不待爰立之命而賢者功用已大光顯矣豚兒歸備道翁惓惓至意不以塗龜之踪是棄而謂雕虫之技可収至欲見委讃述先德而李使君至則首爲翁致拜托拳拳之命貞雖謭劣無狀特冐讇詞之戒儲筆硯以待久矣巖穴遺者収録殆盡不謂謭劣遂爾濫竽雖愚無所識知當此聖朝夔龍濟濟亦思自拂拭以仰觀其盛而自昨春一病淹歴三時爲醫藥所挠得稱人於世然髮隨齒落精神銷亡燭之武之少尚不如

人而況老耶且自庚辰之春以死灰自期避處空門一蔬一褐茍免饑寒藉以没齒鄉里之人亦有信其隱淪者今併此匹夫硜硜小節而棄之復何取也小疏乞骸情出由衷唯叅賜履得爲太平之民萬萬足矣春氣漸和爲道爲蒼生自愛

與夷陵王少宰

前者浮言洶洶時貞不勝其鬱懣輕破山野之禁輕吐其愚以瀆尊重而門下不以爲譴而慰之且聞事起時

曲垂弘護使調達善星陷謗不至淊天貞與荆老得以苟存一畒之宫焚修飲啄不至顛沛皆大賜也夫隂翊善教保完豎儒此自門下宿植福因亦是將來不思議功德貞無所用感無所用報第反之此心有不容已者敢因荆老使便布其區區門下景星卿雲海内共仰加以赤誠推人洞見底裏悠悠易生毋論荆老即貞聞之亦付之一笑何足動門下方寸哉柱石之軀萬萬倍加保愛汝泉小魯二老素辱知念自惟麋鹿之跡不敢上

援萬門下清閒之燕一言叱及而已餘不復贅

答戚少保

族子蓺持一歌欲以薦之門下托僕先容僕讀其詞而壯之爲作數行相寄却從渠得明公前茅消息欲操輕刀奉候於吳閶而足跡不蹈其地者四載所矣第掃弇園一片石以庶幾追踪浣花之過而今晨使者忽至拜手札勤拳至愛迫於簡書忽忽南指僕寧無清夢逐五羊使者飛熊之旆乎漁陽十載能使隍堞盡爲金湯天

驕斂迹黄屋增崇蒙內史趙營平不足相擬而一時偕
公以南彼雖躭躭其視一旦奪魄寧能遽作秦會之乎
嶺表素服威名雙甄所指瘴癘全消尺檄甫馳鯨波自
偃計無足勞公神者異日萬戸侯印當於斧首乎取耳
道人不當復作此語爲公一擊唾壺勿訝勿訝過錢唐
想當與肖甫司馬周旋附數行與之公至嶺有一札寄
黎吏部益爲其乃父惟敬致生芻耳渠里中有故岑給
事用賓者於僕有知己思爲一訪其詩文此間欲刻之

過此當掩關焚筆硯也不腆將敬逆近作山園數記博一解顣餘唯加飡自愛

又

夏時辱手教雲蔔之貺草草奉答未悉所欲吐兹復承大誨及縻綵緥杯種種珍惠公毀家以養壯士不足而又損槖中裝勤存故人且僕土木之軀不堪文繡久矣一裼一苧足了寒暑兩月來遂斷米汁皆無所用之特以雙魚萬里其尾盡赬恐重累行李不敢不拜嘉耳昌

黎莅潮鱷魚爲徙今公甫杖鉞而鯨鯢竄伏海波不揚文武爲憲效固章章若是第何以取徹侯印歸從赤松子耶僕之不能出雖坐不敢負香火一念然亦内揣筋力外察事幾餘日無多堅氷可畏故雖上負國恩下負知己有所不能顧耳公高我以輕世之節而厚我以度世之事却非所敢當也伯玉司馬六十僕固願爲效一言之祝而適其姻人黄光禄來請業已許之公之愛司馬與不佞夫豈光禄所可同日語以故不免刺促子墨

今録去或不堪疥司馬壁則且置之何如公又謂明年當援司馬例而壽我則又所不敢當也伯玉之文豈直玉綮璚瑶而已第僕所謂不敢當者其說有三先大夫中讒飲恨壽僅蹤天僕自過五十四來便忽忽愧生而豈忍以六十言賀驕我先人一也二者司馬為文必以蛾眉飾我而僕行能下劣亡可比數嫫毋之飾愈增其醜二也先師戒辭遺訓懇懇為名作戒而乃犯之三也且僕以五日後入深林焚筆硯公亦無從跡我即跡我

亦不能報勿訝勿訝岑給事賴公與支學憲不朽僕旬前草一序以狗知己而使者適至今并報支君書附上幸轉致之此二文當亦稱絶絃矣藝姪從事幕府苟竊升斗以糊其口爲幸已弘乃重辱齒牙之借耶姚老習養生亡所歸而後皈命西方技亦窮矣第其所生雲仙子者却是傍門第一流公欲固此色身不可失也秋氣益深南中當亦佳是愛

又

清洋一別此心搖搖若懸旌於蓬萊三神之下矣送者至丹陽即知仲氏柳塘公大變南越夜郎相去萬里幸先後解組可以損麗丘壑而造物妬之若此不能不令人致恨於缺陷世界也仲冬得肖甫司馬一札是時猶在鎮惓惓以老丈爲念謂北門鎖鑰折衝萬里非公不可托僕致意累百餘言非得蹇中丞數行亦具道邊事無可賴者惟賴公與譚襄敏公故所築敵臺耳必不近捨魏尚遠思頗牧第聞黠敵轉驕歲幣日益皆私取之

部士月餉鶉衣鵠形一貧剌骨即巧婦如公能空鐺作飯否汪司馬近挾二仲與龍徐二司理來高會數日杯酒毫翰閒談大雅不置隨憩金焦湖流攝山栖霞度暑僕恨未能從也邇來賴庇頑健大兒埸(塌)𦂳得周旋左右兩小者備名學宮不至落莫想公所欲聞者止止堂集序怱爾塞白殊不足災木也雅貺拜嘉附有縞敬幸不罪鄙褻爲荷

答吳司徒

世貞向者自廢草莽而我公方步武天衢黼黻帝藻唯間從一二交游耳髙譽沾餘馥而已匹夫之節不足尚出應世始獲以名姓相通而識荊一念益至於今猶闕焉門下建牙握節掃瘴煙而日月之旂常之績與新息銅柱爭雄計相特召三台在邇而太夫人在念毅然請告天下髙其事而懿其心乃令甥來將大教腆幣則以太夫人幽宮之石見托誌銘恧然顏汗又以太夫人之美節姱行福祉壽考於海內寧有幾門下之爲勛臣爲

循吏爲名儒正士於海内復有幾而天子之所以寵靈光大其殁存者又復有幾而不朽之重委之謭薄無行齒頰狼籍之人何也世貞自昨歲來棄妻子草衣木食於筆硯都已謝絶而門下業已爲知己又令㘸數千里扶服道路不獲自蔽其醜唯更斟酌之勿使災石可也柱石之軀辛自抑啬以終大孝

王司徒

嚮者台旌北上山中得邸報艱欲馳一啓奉候而不可

及矣國家根本在積貯而積貯取給東南今以大司徒之政畀之正大精詳之人如我翁者固六軍萬姓之命所仰係而區區東南桑梓之私尤可藉以袵席者也癸未比壤皆稔而獨敝州與嘉定以民力之不給與雨之不時潮水之不及濟稻禾半焦加之颶毋疫鬼積雲之餘民尚未有起色也唯我翁一念之而已世貞謗劣齒頰餘生逃墨自放無復世念而除目濫及此必我翁與二三大老念舊推轂之效第蒲栁易衰樗櫟無補非復

東土周還左右時精神意氣矣且諸賢在朝與彙征茅茹者皆一時之選而以不肖之軀參之所謂腐骨餒魚能敗鍋羹者其不重貽知己之辱耶抗疏乞休實出衷腑倘會夢翁臺老幸一從臾不至再瀆幸甚干瀆尊嚴無任皇悚之至

御史大夫吳公

自翁之晉領中臺持天子綱也貞時卧田里彈指稱慶曰國是自此定矣既而連得覽所上大疏皆鑿鑿中窾

而至挽留者碩旌禮恬退於盛世之德增光重焉所謂
通達治體奚讓哉貞衰劣過時托跡方外不齒人數久
矣上恩霈及先魄誼無可辭冒昧苟出竽祿無補慚負
益深如何如何昨者海公憫念閭閻之苦有所減省行
之二年獨於貴院所列守宅更夫一事諸公持之甚力
是以遷延至今昨始覆上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
者也伏惟尊裁幸甚餘不敢贅

答徐太常伯仲

前者徐孟孺稱師翁道體漸康以故於元馭宗伯便僅附一書通牘不復走介卓午而孟孺書到忽傳有非常之耗且駭且疑少間則使者所將之訃繼之矣痛哉痛哉天不憖遺一老海宇失望元龜何托赤幟何表至於區區顧凱羊曇之感蓋不止懷依鎮海支策西州而已孟孺致尊諭討遺蹠事且令具草憶得先朝大臣自景泰以前所未創見惟天順中寧陽侯陳懋太平侯張軏文安伯張輗成化中會昌侯孫繼宗三四勲戚而已嘉

靖之季李顧二文康時在位故有之若晦菴木齋林下諸大老皆不聞也當是時林尚書俊以尸諫忤旨顧尚書可學以覬恩見譏非例也第我師翁光輔二聖功在社稷八衮時受主上隆禮大眷以此爾恩納忠或不妨破格耳不揣膚陋僭擬數言馳去須與輿繩司空一商議卻付大兄詢之三老可上則上不必拘也三五日間即當奔哭几筵面悉不次

荅李太僕生時

僕匏繫一茅廬百事沈簡而獨生平故人尚在方寸第以授家兒輩僅挾兩蒼頭自隨不欲從之借殘力通訊問公乃能念我千里裹糧授使者竿尺慰存副以煙霞之貺何感如之公待次久爲侍太夫人朝夕不能遠宦雖公家令伯何以過是時事殊可觀暫出應彚征之數染指而歸亦無不可僕槁木之軀豎子尚見凌得公寄萬氏抄樂方良足山中生活矣不腆刻佛道經數種并山園記附覽不一

荅陳太常

昨歲以館師柴氏役便附通起居辱報書滿紙皆肝腑之愛而柴氏舉宗荷長者盼睞不至匄貸以其家完會有先師羽化事卒卒無由致咫尺之書以謝廼者復拜大誨過賜飾奬捧讀之餘良切皇汗走荼毒餘生僇以時私不知創悔隨人齒頰歸田以來百念灰冷而猥承靈貺降憫汰其臭濁俾吸清冷非分之來莫審所以令雖損家付豎子木食草衣作梵誦行遥第返省內境則

七情所侵根器已損追惟往因則百愆所積障業非淺豈足凝承大貺解脫世外倘即未塡溝壑獲以餘日息黥補劓小省泥犂種子足矣翁丈𡬶武鼎鉉潤澤士庶舉口動筆皆是陰功若復澹泊明性蓬戶朱門何所不可先師垂訓以八戒爲先其敎走與宗伯公亦只寡慾薄味省事去思固靈根之本以俟將來頂門一勺甘露而已此外都未有及也走生平綺語方在懺悔即有撰述愚賤無徵而宗伯公見强爲傳良非獲已今既已露

之無由更秘敢附上十册其宗伯所撰行實秘之青箱適聞爲一友竊而梓之俟其成當别奉也辱諭聊此奉復呵凍不一不一

荅周鴻臚

貞齒頽之餘人世長物力不從心懶與講會故塊處一室竊比於息黥掩劓之人而已而門下念通家末行之雅惠以教言過垂獎飾使蘇壤登筵春容大章見屬弁辭使穠秕導玉愧何可勝嘉降之際斗山東南貞僅從

邦人側耳芳問而已不謂垂晚得披璚林寶藏應接不暇别梓諸大疏便是買長沙雖失意絳灌尚足聳動朝野自是而後豸角巍巍僅能觸懦夫孺子而已何所得公一危語也中間先君子朽鬼仰賴榮施事雖不行亦爾小吐誦之不勝九京之感以故不敢持筆硯戒勉效一言第謗劣不足傳亡以報塞如何如何次公材高小鎩鸞鷟翮與時揚抑以成變化塤篪之暇幸勉之勿遂作鑿坏計也初暑爲道加飡自愛

又

昨自仲君起部返而薦其敝帚以爲佳集之導至於今愧之不意明公復以先光祿翁之不朽托也讀所狀佐郡邑事令我神爽尹翁歸所謂文武具備者非其人耶而奈何以格阻之然有賢伯仲足以償矣自惟先司馬身後明公倡正議於朝即格不行猶有生意僕敢忘筆札報而病瞀怱怱且仲君見迫甚不能效沈湎之思幸毋即災石不然爲我斤斧焉鄰帛附忱殊慙簡褻希鑒

入朱明迫矣謹拜簞萄之貺以助我懶爛然之幣敢附之仲君毋以不恭而罪之天下之軀強進饘粥爲禱

又

昨歲婁承教札深仞念存邇見次公佐無爲之報知尊服已禫除晝旦夕下矣廟廊搜剔巖穴僕之不肖亦且竽濫而況明公與侗老皆具内聖外王之學者乎第僕衰病無狀且有心盟惟知鑿坏而已年來爲筆硯所役忽忽成瘵已於新正誓斷之而黄解元者以明公之

教札來爲渠王父憲副公不朽計柰何許之是僕不免誑語㗖也不許是二千里之匍匐與明公之命皆委之草莽也殆將以此爲絶筆矣次公計已之任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幸致聲告之不一

與王尚寶

自庚辰來忽忽塊處於道無絲髮之進僅能以嬾慢疏離戚故之交而已執事北上既行而後知之某始則爲言路所蹤蹟有竄逐之累其後則復爲言路所與謬從

推轂之末以故不敢一通長安問雖至厚如執事者亦付之漠然誠知其非謂執事必見亮於形跡之外也始聞建禮之除復覩尚璽之報出入禁闥密邇天顏固一時羣公推賢求舊至意然後來之薪得無又前積耶僕已賣身作佛奴而留尹一補良所不解雖不然之灰無所復動而上章投啓紛紛者數日唯冀諸賢一從㬰使守此丘壑足矣仲君別駕邢州宦况想佳勝不一

王鴻臚

前者草率附謝自愧不腆茲復承雅誨敦促上道且謂
僕躡履石頭之辰正門下挂冠神虎之日也僕初以衰
劣不堪仕路而病弟方在湯藥故上書陳情乞骸今既
不得請而病者粗有起色且貪與盛德周旋少時不免
圖買舟小一出耳然門下既深叢桂之招僕亦何心小
草之戀耶唯是太僕官署名爲仙府意必大雅居之而
邇來山公啓事多好輕俊少年積薪之歎知不足挂門
下齒有世道責者寧無一扼腕部役回便聊此附復諸

容面布不宣

詹中丞

嚮者不腆園池辱玉趾光重大爲山靈增氣别後飛書見寵披衷露素則匪特簏𥌒之光而已也門下心事如青天白日襟度則霽月光風令回互幽隱之人見之神沮魄奪聖朝召用直臣畀以風紀與一二大老若宋文貞范文正者與之同心底道何其盛也連讀大疏於明紀綱扶正學益凜然有生色焉獨僕以齒頰之餘亦濫

孚征彙執節不固竟成小草之任以來未嘗不心儀大賢長者亦非盡由冗奪特以衰庸過時之人跧胡疐尾慚負故人雖有區區寸丹未敢布之尺素不謂門下猥先大誨副以貺儀至於奬飾逾涯汲引非分則有令人忸然頳赤汗下而不敢當者今天子爲念元元三公九卿滌心罄慮以承德意眞千載一時也語有之邦有道穀恥也不佞齒墮巳盡髮無莖黑如以穀而巳何所逃恥旦夕唯有一歸門下其念之暑雨鬱蒸調攝良艱唯

爲宗社蒼生自愛

答王中丞

屈指癸酉之秋得接光霽於黄鶴鸚鵡間後凡三拜郢中之寓高情雅誼人間世所希值不知不肖何以得此於翁也一卧滄洲麋鹿之踪遂與世隔而門下敭歷戎臯膚功告成仗鉞甘凉尋阻憂艱再奉璽書保釐關右巖壑之餘爲翁加額者再蹙額者一而河山阻修鱗羽莫致雖有此心不敢望故人之見亮也而西使遠來猥

施大䟽手書慰籍披示肝腑至於中間欲屈中散之駕而竟沮子猷之舟誦之使人神思飛越若接眉宇而聆德徽也石經累神用遂成完書僕雖作老蠹魚其間不恨死矣邇來顚毛盡白髮落無餘豈堪復出供人描畫而撗爲除書所迫加以輦上君子見謂先人沾恩甚渥不當偃蹇以自爲名謀之不審遂鑄此錯門下不以唾其愚而飾奬之何也關中比歲旱甚米石萬錢賴仁公撫綏不盡塡溝壑今聞得雨麥秋甚佳不知東南凋赵

當何如耳偶成奉懷一章并有薄侑不敢當英瓊之報庶幾獻縞之誠惟冀亮存萬荷伏暑唯爲宗社蒼生自愛不宣

與谷司馬

屈指奉門下大教十五易歲朔矣中間僅於鄖鎮一候起居嗣後避言竄伏田里不能作境外信葢深念之朝事鼎革羣賢彙征明公造國手也不根之謗久已辨雪推轂之章毋慮十數即同事者起南臺首九列亦已倦

游而蒲輪乃尚未下何也傳聞明公時時策一蹇縱游名山洛訪異人求出世之學當事者用以相亮不敢煩以事耶則如蒼生何世貞樸樕且不能事言路以貽玷知已然用是得謝籠鞅獲遘仙眞遷化之奇與指引之切恨衰愚駑下不能有所擬承惟飾巾待盡而已除書兩及乞骸未允作愚作賢不知具何說也再疏懇辭冀必得請即削斥甘之明公出而宰物如楊公乎則世貞或且有起色焉然竟不若荷一瓢戴一笠以從公爲五

嶽之游也小刻二種附覽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六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凌尚書汝成

舍姪孫行聊附一啓謝注存之感申契闊之悰實不敢有所請葢而大誨以混俗見許則豈貞所敢當所謂動

極思靜靜久則動念復生惟無動無靜而一歸恬澹公兩語已是金丹妙訣第要察識喜動喜靜之念原是客念一切刻去之於富貴繁華中提出本來面目便是火宅蓮花若僅少欲知足減損穠豔分數亦只是小歇泊法暫時行遲耳恐未可以言恬澹極則也弟雖棄家塊處鹵莽銷日即使得片𡡉滋味何以爲獻舍弟蚤衰歎案牘入計時已露章乞骸兹所謂以微罪行耳歸後課農訓子求不失四民職不至迂愚如廼兄也非公骨肉

至愛何以聞此

又

兩日來扶病奉侍雖老丈惓惓欲垂度引而弟實無所得以故僅以寒暄市里之談進茲辱教令人愧悚無已弟自入春羸瘠之甚爲子弟輩所强間補以滋味令漸覺小轉皆爲我喜而獨我老丈責其信道之不篤勉以無生之旨此實愛我之深遠出於兒女子眤眤之外弟欲界一凡夫耳先師不勝元馭父子之恩與接度有緣

一念勉弟嗇精養氣保愛色身左右元馭以俟誨期未嘗有所授也即於機微露一二弟愚鈍無所知即小有知亦不敢影響妄作以趣異遝不幸而有采薪之憂若遂不起方在輪迴何敢妄證無生上附夕死老丈功名富貴已極福業雙重不歸之空不得第於此時却便空不得也佛云無生而實云不滅仙不云長生而實無死弟苟於此際有所得則此色身亦不必厭離而自不爲累矣大抵方在灑掃應對尚未敢言學地豈得便有所

戀舍作衆生壽者相耶老丈姑識之不一不一

大宗伯楊公

生平仰止十載聞問不謂於紫氣杳霧中得一遂之所以移病在告不辭擁篲操撰弟覺此鄙吝之身爲春風甘露披灑却不虛也元馭先生孫介少許可獨爲翁心醉貞甦繫草室如衣夏甫未能踵門請益秋爽或可輕刀見過否時事每一聞輙一邑邑翁憂世樂天兩不相倍其以爲何如家弟造謝聊附不腆之敬扇頭惡作併

希教和不宣

答王司寇

屈指西曹從翁之後獲朝夕者于今四十年矣一會於張園再會於行臺揚扢文論說時事杯酒佐之蟬媛不休尋復會於漕河之舟中則翁方按部悠悠旆旌而貞且裹首以病見矣鄖楚之役奉職無狀甫暈移而白簡繼之杜門息黙則翁方將天子命按閱幽薊儲胥之奏等美營平而造物者見妬俾以憂歸自是麋鹿之跡

相望於越山吳水間而翁方以明堂之棟梁爲匠石所急貞一社櫟耳乃誤爲啓事所先廟廊之意得非重翁以銓樞寄而姑難之耶翁於經濟性命之學會通其精微而以一貫之今海內無所不水旱國用匱竭賑貸莫措餓莩塡道殘骸蔽野念能拯之者翁耳僕之小草誠悔不安爲櫟也惟有一歸而已賢郎致大集得寓目焉河伯見東海若而失宜也雅教幣貺何敢當之却有不腆之侑併上拙集賢郎奕奕清令材用不凡一覯接怳

如翁之在眉宇也謹以爲賀

趙太宰

世貞門下一故吏也不以爲賤而進之友又辱肺腑交乃至潄帚薦於華堂大幣私於下稟非一日矣齷齪不能事言路再黜白簡遁跡草莽於影響仇而門下方坐政府握銓柄以故不敢輒通咫尺之書然至於仰止之私未嘗敢一日忘也門下遺愛如羊開府清白如楊太尉今台鼎婁移萬目趣仰即南北統均之地與嚴先生

對峙而爲百僚表率豈不盛哉乞骸之疏胡至再上非不佞所解也白傳黑首分洛門下少於此公數年而遽休汝於私計得矣如蒼生何邇者江陵公禍起搢紳駹居恒與元馭學士言使江陵能以待門下禮待諸公諸公能以門下所以待江陵者待江陵則休休之與濟濟兩相成矣何至乃有今日令人慨歎賢郎駿發梓膜喜慰之私無由一達門下兒子蹭蹬塲屋苟竊一名何足挂長者齒而津津不啻口出葢道誼骨肉之愛良兼

之也李騊之友來言門下衮衣東土時爲于鱗特竪一坊曰海内文宗昔孔北海之表通德里似矣然不若門下之榮施枯骨也且康成所得亦不如于鱗快往時陳道易以大誨及二幣來方卧弃念無可托以隸者即有所致付之道易所想彼亦無繇自達於東門也外頗籍籍傳渠叵測从謂非人間人今似再得一道易矣貞名若學道者而實無所窺髮種種至有憂生之慮受役筆硯亦未盡能割竊欲小露其拙而使者刺促無暇授簡

俟篇成併舊作成一卷如門下不得請致之白下差易如得請亦必馳信汝上不至作道易浮沉也張助甫差強人意肖甫落落竟成底定功門下亦許之否王大司馬故人而賢相及致聲不一

張助甫

弟自重九徙鄉中舊居叢棘自藩形影相守日啜三粥以度餘晷惟故人竿尺時有及者而足下訊獨自萬里來減季俸以爲米汁資弟月來此好亦垂斷唯抵暮浮

兩荷葉不能三合即令至百年貴亦不盡所貺非佛頂
蓋乃天竺中法師荼毗後卿捨此蓋骨盛淨水於世尊
前供之為西方繻故彼藏亦自大珍重并鬻者舍利白
氍足稱小祇園三寶矣弟之六尺以付人齒頰辛不即
糜碎而謬被剪飾豈敢頓忘戊寅之辱且筋骨羸散委
跡物外佛奴道民髡鉗已以藉此一蹔容棺而已豈敢
飾畫陽喬唐突箕頼足下肯踰知命飛而食肉金印懸
肘政當纍纍胡為作此倦世語所喻秋時萋菲如浮漚

旋起旋滅亦何足道大槩邇來六七少年臺諫不直發自意氣實以左璫借耳目窺伺羅織爲造化之徑因而羽翼牙爪者又不下數十輩耳覩古書吠影射影轉自實繁幸元揆頗善調停處已推轂遂相司馬世路小當暫清夷也肖甫每書來嘆王明輔子然一身若退院僧而誇足下跳梁蟄蟄振振未已然彼乃不自覺其跳梁耶近故人劉大司馬一嗣子不肖陷囹圄閒氣猶未絕帑庾立盡老孀繼之歸骨無所伯玉雖有子多不稱意

世界故缺陷耳要如二甫及吾家兄弟自無幾也釋氏離而忘之吾儒與老氏畏而持之於世法出世法有無二義不可不一劑量屠郎作達不已宜其折齒所恨右文之意微短耳元瑞以吾曹假之故惡少若莫生輩力肆詆謀方杜門而事千古益篤此曹子當不戢屋也辱寄家仲氏物已付其子矣渠爲荔枝所誘不免閩越一行有兩子俱補諸生而小者三試皆首遂應郡試足下長器嶽嶽必不作第二義也叔縱不名癡要須讓武子

見父宦游何狀不歌蜀道難耶舊藏兩犀杯乃宋物尚
有神彩團欒話無生後取紫酡酥點西京葡萄於此杯
對進之當不惡吳織稍精亦可抵裴相國衲衣又拙詩
書扇見臆統希麾置爲荷

又

前辱大既薄有報臆間者闊焉度不能於五千里外得
起居之詳唯間從邸報仕籍彷彿若面兒而已雲中上
谷之間小患[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獨不[illegible][illegible]賀[illegible][illegible]作多[illegible]不[illegible]

威德一何盛也式遏功成當入司中執法不則以中二千石移大鎮事在匪遠弟生年僅過張蒼相之半而牙齒見讐殆甚今唯以乳糜度日而已乃聞尚有雞肋我者幸而中沮不然又增商顔一等也元馭正人第剛腸疾惡太甚昨蹴雖快人意弟禍水一決撥地拉邏又當大有紛紜且聞太倉告匱宣索不已何以竟之吾兄行當預其憂者不若弟之僅爲杞人而已也昨始得汴録渴欲見賢李賢器名不可得吾家兩猶子及肖甫元馭

之子皆然獨不見楚録耳今歲貴胄錢神雖絶巍峩而名士之寂寥程義之苟簡恐矯枉不無過正兒子北上已過彭城胡元瑞坐卧弇園者四日出門後舉一雄是可喜事黄慕僚以書來云兄見委使且寘之薦剡中即死不足以報德附此不一

又

自昨冬附使者致謝後不能再一通問訊雖曳尾途中未嘗不作天際故人想弟金庭玉闕相去萬里寘焉之

畺猶且難之而足下念我間闗一介六月長途流金鑠石不辭暍死喘息間啟緘發行字恍若清風之投懐也齒頰餘生豈堪復與諸少年並進而横爲造物者所以有此補旋見憎幸未爲冶城輕薄揶揄耳楙居之日吾不與易跌宕詞翰差不落莫亦不顧足下相憐也强敵西牧正與足下所部相闗磨壘盾鼻飛組係單于頸固男子事然遠公有云願擅越安穏彼亦無它老人猒事語然不敢不爲兄告也愁霖再旬一望巨浸饘粥之

痊白如甌脫計無所復之方賴麯生以解磊塊辱損奉
即付酒家可得百瓻却取白葡萄佐之耳子與一夕奄
逝幾作若敖之餒家弟爲經紀其喪始得歸僕粗復經
紀其家且以七尺碑報泉下也家弟所領驛傳得逍遥
滕王閣望西山雨然失匡廬主人以此恨恨趙侍御乃
能於跡外相念耶幸爲致聲餘情具別幅不一

又

往家弟西首時業有翰墨戒且傳足下雖量移紫薇省

所治猶在玉門以故不獲附咫尺之間而近得家弟書
獨稱與足下相旦夕云盡得京兆扶風故地而守之已
又云兼理外臺篆吾未曉新制所快者數萬里浮萍忽
聚若膠漆耳已又得一鯉銀鉤宛然恍作郞中觀且舉
向誤詩語若讖者信哉損餉二種皆梵天伉物始弟得
宋窒補陀大士全像及仙師三十餘篆心經供奉之竊
與善信苾芻語更配一舍利足稱三寶耳不五日而致
自足下抑何神也弟詳此件白色而細似是僧寶已製

一粟金小合裝之尚冀靈明感通庶幾康僧會之應云耳白氎精瑩輕潤目中所希當時世尊受供亦不過此謹裁作稱量衣擬謁聖師時服之或可藉換凡骨珍荷珍荷兩日間有致邸報者足下長山東臯而有整飭字何耶足下四履不西秦則東秦百二十二之地山川風物皆入錦囊中人間世快事也足下才與相法必大貴願勿住一切相勿恃有漏因常識取本來面目爲異日刹那計弟雖離苦海而彼岸尚遥不知究竟當何似耳

歷下朽骨必蒙滑迹第兒駒作者[illegible]有數株馬鬣衣三尺土否言及使人忉怛見父吟興當益王選人事如何家馭學憲便附此緣此公方持嫌一札外不能有所致也加飡自愛

又

前所得泰中書及舍利白氎後欲通一問而不可得王家馭視學大梁僅附數行不知其不作殷洪喬否家弟每相對輒及談足下風度不減山季倫王平子往往捧

腹至云以一盃酒翫積逋冠於股掌間十萬敵騎遁巡
解散不敢小睥睨誠壯之豔之然不免左顧而唾恐獵
心之起蒲團也造物者既借足下漁陽復移之晉泉豈
覇朝開府須張孟鐸爲宰分桑梓計耶王明輔沾沾以
得足下旦夕弟劇稱閤中姬雅能宗門語此是龍華會
宿世根勿僅以蘇家朝雲例待之可也仲歸後王家馭
亦歸與元馭偶明輔矯矯玉立王氏風流似非烏衣爲
冀諸郎秦璽叅弄筆硯者可擬足下音作一歌偉之丐

作甫佐樞廷足下開府縱復欲移[illegible]

二子而三勉旃強飯自愛

又

前有一書附家馭提學致足下休汝時又有數行托明輔方伯致晉陽公署計當已悉達矣世貞自入園來塞兑默聽無復他慕惟二三故人猶時時在方寸而舍弟入輒話足下涼州談笑制敵方畧與消莊浪驕卒事不覺麈尾之缺唾壺也錢唐之變開府公俛仰此曹股掌中

太阿倒授付之無可奈何即令足下在寧復有此紛紜言及㦗㦗臬司遞遷若傳舍而除目獨於足下少愜當由全晉鎖鑰需時而寄耶或借重秋棘如椽之筆則不免一坐紫薇堂耳明輔受庇宇下時時相晤語便是兩氷壺相映聞黄玄甫亦以文事見幸審爾則足下席不爲無人又陳常侍者老而尚健飯好客意不至衰減足下當毋爲苦寂寂也此間旦夕元馭而仲氏佐之縱不能精進不便退果後進中屠長卿文筆不可當胡元瑞

益矯厲異日彙輯千泉須學集互勘以付梓者一

又

黄文甫有一介歸附不腆之啟及刻成佛道經數種計已徹記室矣倪同安過吳門遣信相聞則足下之手書縻縲儼然在焉知二姬踵謝遺孤哌哌安仁之況可想也不佞乃以爲足下方困勁敵二姬捐軀紓難有餘忠矣夫豈直祝融回祿之相已也弟髮種種行盡唯貌不甚枯瘠正得千日斷欲力耳詎便如所聞姑射氷雪前

覩邸報足下偕推浙藩私心揺揺謂可於薜荔中一望旌節然足下功名在西北今天奪呼韓逝左右賢鹿蠡斷斷將軍之綬非足下誰佩肖甫屬市人倡亂時單車直入虎穴眞過孟賁遠吾曹有張氏二甫何妨不高臥也明輔比當益清適黃生能作西京語然非公車中物足下幸有以規削之所云兩常侍供張足銷日陳老而益爲共謹尤可念也諸經加校訂頗不誤再上一部幷白玉冠得之肖甫者鄉以將臆野人獻芹獻所羨耳足

下勿訝

又

昨歲有倪令者自晉道吳門以兄之尺牘雙魚至得聞兄與明輔相倡鼎而黄生亦與捧硯又後閤有隕壁之痛爲悵惘作一書奉慰兼附小物付去又旬日而倪令以其物返云羊腸詰曲僅以書往耳又三月而書亦返矣既豚兒應公車卒卒令其俟吳門欲精作一書及詩致之方岳邸中而冒寒作汗兩日夕渠又不能待矣世

界缺陷亡論吾曹合併之難即郵筒亦不易也夏州之拜覺已遲數月大丈夫杖旄鉞擁鐵騎登赫連臺坐受呼韓稽顙然後勒頌賀蘭銘勛熟釜亦一快快事也肖甫於笑談間再銷奇變師中三錫文士不爲無用矣陳道易自汝來得兄數行若猶以鷄肋啟事爲僕喜者豈雕鶚乘秋厲空乃欲挾鳬鶩與相翱翔耶僕百念已灰雖兒女眷屬亦以摶沙譬之天竺苦縣吾師也安能復低眉貴人供後生子描畫哉近以枯禪見迎親友十進

滋味於伊蒲未宜千里責文役方寸於蒲團尤碍尋當

誓佛前燒筆硯一粥一蔬了臘月二十五事[illegible]家弟遺
小圃戢身其間雖繕性未渠而達生亦頗胡元端七言
霍驃騎也沾沾自喜以得御足下云舍瑯琊君而外唯
張君舍張君無所措意矣吾爲之擊節慨賞足下讀僕
前後語將無疑吾談空說寂非實際耶摩訶迦葉聞乾
闥婆奏音而舞亦是宿習偶未忘耳此間沿海州邑中
大水及厲疫死者數萬人今復虐旱閩關中五歲旱而

今忽大水天意將何如也適便附此不一不一

又

前者黄經幕索一書爲報因附之尋有所補書五子篇訃已達矣邊人歎塞烽燧長偃正足輕裘緩帶時耶乃不以一詩見憶何也上巳日吳明卿見過飲噉如昔貌甚壯雖近詩小覺膚立耳尋盡出舊作見示終自穩足弟已久斷筆硯緣不得不爲小破例作數語之導也余德甫已於人日長往生世所不免且與于鱗同甲子而

多十四歲噉飯亦復任憾弟所謂情發去來置之末易耳張肖甫謂王明輔成一有髮此須而足下捉捉麟趾却忘自巳所饗之盛造物馮生豈可於銖兩上較論弟始上乞骸疏不獲請乃復上移疾疏兩日尚未覩邸報想亦當不異也區區不出止是不負初念寀公以八座相啖亦不暇置方寸今叚紛紜乃爾國是將何所憑足下試味之以爲尚可出否耶世事一切勘破獨身心二境尚未盡了了則揮手入光明藏矣

又

春來聞南牀猘口狺狺及吾兄意極駭恨及覩與大同胡君僅各一疏而疏辭亦不若彼二子之甚以爲廟廊必有調劑不謂舛錯至此夫以文學材氣如兄故當不爲絳灌所寬然何至併萬里金城而弁髦之尋當數行詰肖甫肖甫亦甚爲兄扼腕欲於敘功疏內擬移留景云曾與太原道之弟即有數行致此公矣想當不異也輦上君子亦尚有鷄肋我者[illegible]

老詩久廢托跡方外頹靡成痼安能匠肩事言路必至此曹子於頭上安眼尻後着口有何準繩足憑也欲馳一介造兄廬通候舒懣懣之懷而十年絕境外之交老馬盡僵無識途者而大教復先之矣二詩宏麗精切如聆謦欬分俸之貺又似傷惠如何自後家弟齎捧北上令一蒼頭附至宿州取宋道訪蔡致不腆之誠先此附謝不宣

又

前者材官去空棫附之然中具一消息想當不浮沈也
計茲時已得代還里玉樹盈前杯酒團奕不煩呼容恐
大蘇髙牙紫衣將久不與易具暢也家弟以齋捧歸將
北首而得南容臺之報此雖散負亦自清簡若凡果如
大司馬所擬署留都九列暫爾婆娑度無不可即用肖
甫故事今不必保耶元瑞雖落夾適我時家報舉二雄
脱帽歡喙抗眼一世唯爲凡不平耳見父今移何官得
何地叔氏賢器不免復於小戰也弟維想益褎然也吾

二子二姪俱道上千縣舊有句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駒已矣唯兄與阿敬三人共之耳拙詩二章并有薄侑去力弱不能多致外信陽王太史書物煩使者轉致得數行以報爲幸

又

使者水陸二千里單行度歲驟見之令人心折既出槖發書則又爽然神王也御史中丞休汝從車騎饗牛酒賢於衮將軍十倍宜足下之耳熱稱快也弟徵書旦夕

且下縱安石風流不能長有東山之樂耳弟處息一小
樓無異頭陀行逕而不能不爲人作法事九月遘一異
人依方行之大似有證驗恨爲米汁墨汁見染不免有
作輟兄所云輦上君子會取弟作頻上須麋要自非急
弃巾一曲自謂不減鑑湖也肖甫園玉而歸岷峨之間
大可巢窟却爲國家輕捨一棟未見堪代之者如何如
何精鏐油玉成二卮二斗又損奈中二復陶諺所謂內
外俱牽綿矣山人無以爲報殊暫晉樂川緒具[illegible]遍不

又

使者歸有八行附訊所喜流言盡彌廟堂佇屬九屋徵書當旦夕下矣今年花事甚佳弟雖老強自力以米汁償之但不能作兄跳梁少倩間耳方司空與家弟爲兄周旋良苦司空却以流言賜罷家弟亦少涉搏飯之疑尋而釋然然坐此微滯推遷世事反覆殆同見戲何足挂齒唯是先君子獲一伸於臺使者宗伯兄之鄉人也

面許二相君以贈官而忽中變僅予祭葬聞亦兄之鄉
人阻之故然上恩德不爲薄矣弟老無以爲報學道無
成所欠一死苟飭先壟少露寵光當於傍鑿容棺之穴
藏此醜質何所不逍遥兄得無訝之否偶信陽王太史
人便附此不宜

又

歲事蕭條方引疾上書杜門待命朝與病妻夕與病弟
相對甫事醫藥即憂衣食鬱悶中得兄遠使手札爲之

破顔唯是損餉器幣過隆非巖穴所當耳又辱念及先君子錫以奠儀緣已辭之邦君大夫敢告先壟而後附之使者上恩深重得沾兩祭全葬復有夏卿之贈誥祭兩辭皆極華衮益二相之力而太原居多不唯死者若生生者亦可死矣獨南樞一除翻爲蛇足病弟雖見減損而根株未拔兄念此光景能忍心而出乎業上疏懇辭未知廟廊之上能相亮否兄材高一世闗西前後三政嘖嘖人口而未見新命良所未解春時猘狂自鳴自

吠曾密叩之太原未嘗有所聞也甕牖繩樞之人何所任德使旋聊此附復扇頭一詩志臆兄似少一段佳事耳薄侑希鑒存不悉

又

歲杪懷人而足下遠使手問至弇中大快然是時僕已勤徵書矣而足下未知也家弟病矣而尚未有它也春初而僕所露章乞骸者不獲請一念不堅遂成小草猶幸江山名勝帝城風物足以游目而抒吾之奇勤爲詩

歌序記之類庶幾備金陵一稗史而閏夏行季病者漸欲遂成異物聞訃之頃肝膽寸斷自是哭泣無節飲食漸減心志皇惑形神沮喪又值比士之歲故鄉親友嚮集加以秋令奇熱裭襶應客慰唁之札一一羃報而好事者復用文事見苦譬之甌窶汙邪而受積潦幾於此中浸殺蓋未幾而肖甫之計又至矣骨肉知已如晨星漸疎計吾曹獨足下與明卿伯玉在耳僕長於足下七歲在世之日當不久何堪眼底有此零落業上疏乞骸

旬日間得俞旨即輕刀南下矣足下向誇擊鮮浮白左挾燕姬右擁趙女於少年場極豪舉之致僕頗不以當心然家弟受閩博士家言矻矻不休以孽茲症歸而左繩右矩不免於死有閆頭陀者六十年不近女媵收歛若嬰兒寒暑一衲孤行人間前一夕立死矣足下計故非左但吾老不能從耳甘凉之間兵變訌起足下造國手乃不惜以一刀圭之寄而縱之摩摩乎竊所不解雖然弟亦非所以愛足下也久苦不得便而吳老去聊以

奉候方司空喪尚未能弔之如何餘不次

又

冬中吳山人游汝有尺素雙絁之附因詳仲氏不禄耗聞我同戚冀分我哀不審其不作殷洪喬否既而足下自得訃於潘大夫所知巳之痛發之十章遠使千里衝冒氷雪而走我金陵俾致梓里披緘跪讀天眞爛然一字一淚會有小奴歸即寄之四從子矣緣亡弟遺言不敢勤故人片楮之貺輒以便宜附返止令孤兒奏些陳

書於几筵而已弟以季秋杪上時事典禮兩疏小解竿慗孟冬中旬繼即陳情乞骸中間杜門四十五日苟完筆硯宿負因料理亡弟詩集先已登梓尋次第其文付之孫姪輩俟完當專一介九叩門下以冀珠玉之引旦夕草行狀成亦當有所請兹尚未敢也燕中消息大似不佳未審天意何如耳弟開歲後當再上疏以必歸爲主得遂首丘無恨葢棺足矣足矣大梁鄉書至賢季令器遂爾寥寥若衰門之不振固其宜也長垣君可一轉

否胡元瑞赴公車病阻瓜洲伏枕五十日而尚未起今須得活恐無復北理冗次不一

與李臨淮

門下之握符留省彼此一通問餘則於扇頭寄音而已乃至杖鉞六軍當齊汲絳勃之寄天子所憑今臣無兩而不能馳一介之使操下里之音於龍江祖道自附於鼓吹鐃歌之末固嬾嫚之習成然亦巖廊丘壑之分絶故也嚮者數聞彰武之治師隱然有古名將風而門下

繼之更復琅琅弟横槊賦詩彰武或恐有所不暇也無論彰武自開國迨今扳𦙍管於蟬冕者誰鄉定襄其皎皎者爾即公家武靖王博學好文爲一時東第之冠而遺言散佚頗深鳳毛之恨此道得公而始暢要之古亦未盡有也僕棄官學道一無所成猶欲理殘物而用之雕虫之障深於鴆毒摶沙之緣尚自藜骨坐視此身荏苒復墮苦海耳家弟在容臺依然有六代三山緣差不惡也適故人之子王將軍元周履任便附候起居併成

一詩書扇奉塵清覽餘唯爲國自愛

荅馮方伯

明公坐黄鶴樓俯鸚鵡洲芳草則當念能賦之禰正平晴望漢陽歷歷芳樹及聽隔江小語則當念能句之崔左司李供奉南樓翫月次當念庾司空屐聲與胡牀諧浪致談俱舍不之念而乃念弇園拳石勺水與中庭一方之月又因而拳拳於齒頰中殘物若不佞者何也毋亦明公之過爲長者將不佞如嫫母魋靡或有當於一

嗜也耶明公念弇園不知不佞貞與此園緣欲盡已併家析授兒子輩別搆草堂僻地僅容膝旦夕披一衲入此中蔬食水飲了此生矣明公驟見此當駭以爲誕且怪不知敗子回首曉作家緣但恨晚耳吳民望明公如望歲然以孫中丞公資簿言之似未便轉移明公固全楚德星也將非吾吳民所得有矣李使君在吳興若神君吾吳恃以無恐誠如尊諭方待師野次草率報言不盡伏惟台慈鑒亮不宣

又

僕自枘鑿世法縮足一團焦中朝暮圓覺黄庭數卷而已不敢復論天下事而自壬癸間乃有以相聞者然轉聞之轉不可解如明公天下才也毋論其他即吾江左萑苻蜂起之後明公一下車而更束約募材武旌旗鼓吹肅然如李臨淮之將朔方諸盗魁皆鳥獸散去黔首得不廢耕鑿者誰力也三事在步武而力蹙逼之必盡屈其揮霍一世之精神才略而歸之牢慅寂寞之地是

遵何說哉昔者楊遵彥除趙彥深用識者謂將欲行千
里而舍騏騄策蹇驢將無謂是也雖然天逸明公以盛
年而假以餘晷明公所靈承之而爲垂世出世之業則
大有待矣豚子素之家教偶爾猖狂一鳴謗薄非分但
有慚懼獨叨從賢長君後負得借以脩通家之契於門
下用爲慰耳拜貺過渥飾奬過隆皆非所敢承特懼罹
不恭之咎勉爾拜嘉使還聊此附謝并布不腆之敬伏
冀弘納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illegible]善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顧憲副益卿

前者觀一上人來道公輕舟垂訪斗靖方欲掃松花煮

芥菽以待而雲雨蓋無者不可即尋稍知以簡書故倍

道東邁當赤城霞起飛瀑界空時以一瓣香遥禮即隱隱靈軿何必訪此妥蜕丈室也錢唐脫巾之變意謂非公不能平見肖甫司馬論偶合亡何而公果有錢唐轉埽彼奸宄於杯酒談笑間二人真人龍也使廟廊用才盡如此天下更得如公者三四人吾曹卒當樂死無慮矣元馭大故頻仍憂悴不復可堪僕甚苦孤立且名為棄家而家強來蔓葛又不能盡掃筆研障恐不免負公等期如何子念頗言公善病狀公才大於吏牘雖游刃

無全牛食少事煩尤所當戒見家父飲亦不能如前大抵長淮以南人至五十當别作一番養攝可爾子念使者感公持病延禮津津不置口豈便以干襄陽辛長沙望公二嘉紬係公遠念不敢卻而道人無長物掃篋不足為報如何唯公亮之而已張守古循吏也喻丞古名士也公氷鏡自悉當無俟鄙言不一不一

又

始有稱足下豁達慷慨奇男子者旣而竊見緒餘一二

則以為姚紫微李賓王其人也嘉祐以於

謔浪杯酒間露超識玄詣悟嚮者尚見其龍之似耳僕

之不能出亦只是不忍負然諾一念非敢以為名亦非

敢他有希覬也既得請而稍覺其有味耳别後猶復受

筆研役不休以此深愧足下故自重九徙處鄉落植棘

自藩謝絶一切酧應葷血味亦絶不沾口唯晚寒猶舉

兩巨羅晝日無事拈烏絲書小絶句一二以此知迦葉

定中之舞難盡洗耳足下旦夕當杖鉞而尚奔走三輔

故所未解昨一晤王承父於王宫端墓所得承起居歸不半日而拜足下教貺遼參大足飽泰厭可以禦寒念我至矣元馭先生受主上眷若此誼不可不出而家馭病甚所舉兩兒旬日内爲異物太夫人念之以此刺促行計如何深山道人及此亦似育兒作臂蒼走黃語也當不滿足下一盧胡春寒自愛

又

維揚傾蓋會樓信宿人間世與足下會僅一再耳餘具

托之簡尺中而不知神交之契固有出於簡尺之外者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令者拜遠使手書則言意亦略盡矣分俸可以助廉三貂可以禦寒珎藥可以扶衰此皆老人所急然得無損中丞饗士之𧶘耶比歲來天下皆灾而遼陽為神京左臂呼吸生變非老兄為之撫摩振攝幾至成脫巾之變矣中州倚兄如長城搢紳望兄為赤幟寧能奉寛東山朝晡視大夫人膳即把酒杯拄頰看長江雲物耶弟眉毛也何足闗𩕄頰間事昨歲

為上恩優先君子於地下而留樞之召繼之輦上君子俱謂不當復偃蹇朝命者為謀不審倉卒而出過時之人觸處皆成悔恨且遂不獲視亡弟含殮此痛何勝亡弟之精全耗於閩中一任而奔走不已遂釀成膏肓之病醫藥之伎殫而莫效幸四大分離時能自力去戀去怖遂不昏散耳已為收檢其遺文付之剞劂名業頗成有四子而才目可瞑矣獨餘六十老兄形影相吊生趣遁盡何以過日乞骸之疏已下銓部倘得遂歸計尚可

收拾半殘之軀視其宅穸也鄉老兄尚不欲太原公輕出於弟可知又不欲弟費心思於雕蟲之技令皆相負老而受役太倉粟復受役子墨客卿何以戴面目見老兄大疏叙本自弟意緣未奉明教藏之家塾歸即可以命筆矣萬一不得請當遣人取來卒業而後從事非若他文之可以苟且唐突也舍甥曹子念篤於誼故亡弟身後全得其力快閣成槀如洗矣第漸衰恐不能勝塞外寒承尊念當以諭之承父訪老兄至無錫以陳生一

泣遂作剡溪棹王辰玉書來盛稱之以為山人中聖賢弟以為不入都門可也嵇呂之駕何惜三千里肖甫長逝於公私俱可深惜昨遂有祭塟而無謚國家報功臣之典非吾曹所知也不腆無以酧萬一如何餘具別帋不悉

王大參陽德

前月呂氏人回拜公手教諄諄肺腑語至於精絲古器妙畫種種瓌寶山房展視眉宇間皆烟霞色也感戢何

可云喻公雖脱屣時榮高居曠覽而政府方需材用艱鉅之寄恐終不能釋如貞真所謂可笑可詈人也若一念火不息則一身又墮齒舌矣自公離此景界又别其詳不能具陳或從容子念當得之耳陸司空歸後再相聞尚未獲面俞仲蔚遂成異物錢叔寶亦幾游岱聞康山人復將北首新命嚴切恐亦非優游地也加飡自愛

又

忽忽奉違道範且五歳矣昨春時荷師真汲引棄家謝

世事束身入一茅菴中耳目盡廢遂忘與門下相聞屈指公除已久召命且下江南父老俱切雲霓之望第聞東山志堅區區世緣恐不足仰累耳目出没苦海雖未望彼岸小即安流澹寂餘味無由分供所草曇陽僊師傳附覽倘有一二可採擇者庶幾順吉小助耳餘情曹子念當悉之

又

昨冬承公祖垂念兒子誨勑丁寧謁焉晉因詣[illegible][illegible]居

然長者風每與兒子言之戚戚感動也永嘉珩笆當以韻勝福橘非門下見憐無緣復沾此味子念時時稱門下悠然之樂遠出右軍分甘上籍令朝望推屬不敢以一徽車奉易東山茲趣方與家弟共之而已區區行徑全是一頭陀而毫髮無所進蓋舉世法之所謂樂者稍盡去之獨所謂苦者猶見趣不能舍也宗伯昆季至今猶在委頓中無以相解如何賢長公澹然自遠蘇眉山所稱范純景真學佛作家無緣一叩質為恨子念上謁

便草草布此加飡自愛

又

小僕從子念歸者得公手敎嗣後山川阻脩彼此闊
入春風雨連綿鬱鬱無好思偶得小晴從常博士及族
人都運詹錄汎小舠問梅花使者以書及筐柑至即取
分嘗之風味殊絶得示收藏至三月間更佳兒輩饞口
恐不能待也舍弟在金陵當畧寄一二右軍有分甘帖
可作兩家故事矣吳竣伯與公司㓗舘其子稼塍表表

才士將過訪辛善還之

又

自門下高蹈遠引偃蹇時趨有威鳳千仞之風而山水之佳麗服御之饒熾所以娛蔗境而適龍性者誠令人羨之妬之令者拜手教則長公西華先生仙逝而羣從中有能代應中外者亦繼之僕前歲冬仲失從弟望雖無它長而亦能以酒食相勞慰令者閏夏六月遂失吾敬美弟矣何兩人之不幸之同也世界缺陷自昔而然

弟西華先生已逾古稀林棲之日長似無可憾而亡弟
僅五十三於世法甫暢遽化異物僕更失足一出㦝縶
馬曹至不能視含殮其為愧痛又豈可同年語也張肖
甫太保與吾州江侍御亦俱於是月不起黃楊之厄至
此哉辱委西華先生地下之托誼無可辭但目下責文
如責逋小寬至月未必脫稿送賢從比部君處琢果拜
賜附謝
寄敬美弟

數日前曹鳳陽有官寄云吾弟決難言而不明所以意甚疑之昨始接吾弟手書初得病狀令人憂駭尋審向愈為之稍解既而覽所擬上疏稿與乞休之意云云且悲且喜且快且服不知精爽之飛動也吾不如遠矣凡衆情所謂吾弟春秋鼎盛才識精練物望漸歸前路漸暢一旦捐而棄之以為疑且惜不知吾弟保此完身以答丘壑保此完志以免濡染不盡之福後人享之不竟之用兒輩繼之亦缺陷世界中一佳算也且吾所私慰

者有四桑榆之景朝夕聚首剖甘娱目足以老死此一慰也家秉人事時一分任教授兒輩輒用相寄此二慰也塤篪互發洋洋盈耳至於文責亦得小寬此三慰也世緣盡時有所付托不使俗塵墨我去念此四慰也記別吾弟至季冬朔後愈悟宦路之不美非唯畏譏且恐失身又念四大不調剎那難料諸所耽好即須割捨一切享用漸覺無味欲掃而空之又無巴鼻忽忽不樂行入新年忽自調暢元日賦詩尾語若讖蓋未幾而吾真

之大誨至矣今已告上蒼誓絶仕念斷色根諸凡酒肉之數十去六七日損一日三兩年間可作淨行頭陀矣計吾弟亦於茲時讀道書習靜功若有得者竒哉元馭正是同盟不知可容三人否今遣王經相迎向日後當再遣信也外詩二章志喜並近作四律附覽不一

又

與吾弟分袂時落日黄流離態滿眼而意殊穆然知大道無係蓴鱸可待耳抵閶則已街鼓動矣月色清徹可

鑒毛髮西風作寒膚粟驟起念吾弟旦暮馬蹄間殊不易縱新豐斗酒可解勞終不若從兒女擁爐煨榾柮也與元馭丈讀疏辭幾淚下吾弟堅至若此何患無成第出處之際貴於無蹟免了棘事小慰三秦豪傑望侯除目下拂衣歸臥尤自脫洒若移疾請告一涉紛紜恐不無牽阻幸再酌之金生云刻江西贈行詩文滿一卷書畫佳者聞亦攜數種不訪毛仙翁張氲先生故事也香靈芝已收得不知作何用可於淨名室中供佛否關中

諸賢墨跡為我收一紙號母論小詩或竿尺皆得老翁作兒態由習氣未除故也騏兒別時苦予針砭勤學修行便是人倫人倫即道也

又

得吾弟書具審已履南康任匡廬在屋上彭蠡在屋下深秋紅葉窮冬白雪嵯峨蕭瑟不可名狀真仕境之僊都息心之妙軌也既吏牘稀簡民俗淳樸粗可跌宕文史從容翰墨以順應之何必憧憧丘壑承所評隲吾詩

文二端之業大都士龍之好兄而詞藻豔發要非清河所可幾及中間持論往往破的如所謂離觀則邈若無聞轃泊則天然一色字險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為預設又所謂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雖言大非吾所敢當要之自結撰以來未有造微極深至此者記吾守尚書郎時稍一搦管得致語沾沾與吳下昌穀輩高下矣可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至讀歐吉文心則[illegible]疑之又一時驅[illegible][illegible]晉江[illegible][illegible]二三君子有作每讀竟輒不快者浹日以是盡出世嗜劇心古則詞壇之盟歷下牛耳當時亦未敢以齊楚之賦而歌代興也天不受年苟有所就庶幾二三子之末不忝忝於世足矣若乃標赤幟抉玄珠必致之境期之千古何期定論近出友于於其身親見之豈不快哉世無真才才之通方二語灼然惜不能浮三百大白賞此耳所喻本寧近覩其文筆矯矯吾弟宜厚集堅壖避其焚

舟濟河若於詩則以偏師待之而已其他固未暇勞齒頰也與胡郎論已前當刻置集末文未墜地必有賞音者因附答大致云

又

所示千文書法圓熟秀爽非唐人不能題尾半行稱歐陽率更恐不必爾率更聳肩露骨與此殊不類其卒在高宗初正儲宮時當時集聖教序者不聞避治字諱也但以唐人賈耐之[illegible][illegible]人題字[illegible]卷下有[illegible]書[illegible]豪舉者

字尤可喜又考此書為李蘩藏物中曾落徐鉉騎省手焉知非竇泉所賦諸賢如裴行儉孫過庭輩耶

又

前日午食時應門者歸出除目相示果不負前擬也吾弟年資既鬱望實復峻啟自山公辟同貢禹羣好見迫清時難負公憑至便可來裝南首矣昔人所稱琅琅闕閫之學者前後北面稱弟子故亦非偶乃若區區所祝吾弟在公雖勤毋耗神用遇境雖濃毋忘恬憺物情雖

輳毋太收采國老雖調毋廢薑桂出擁節旌則沛然膏澤入陪旃席則侃爾正議勇退初念長自急流持之使可籍手見我仙師則老兄之念畢矣若乃先公未究之志與有待之事吾弟固饒為之非我所虞也計當東歸辭墓未卜何日蹲鴟薯蕷鄉所不乏佐以濁醪為青燈促膝小語勢似不能入城無[illegible]吝天恐遂千古或操一輕舠作十里別也

又

昨盛氏人回得手書知瘀火雖未洒然而勢却漸減所言汪伯玉齊雲之約誠有之葢前嵗伯玉與二仲過我酒間以為前後凡五訪我海上而不一報將為千古嵇吕所笑爾時慨然許之春間特使其小從子來約為九月之會又欲南要吳明卿李本寧東要屠長卿徐茂吳吾意殊不樂報書力止之但以扁舟楚服攜兩僮一登山而已然老來不任道途之苦意尚未決令據吾弟所聞乃爾便堪攢眉辭社豈能把臂入林也此兄好奇而

重文事業已世弃不復點檢欒彥輔樂地故自足乃欲使我作失行老㚇耶夜來卧小樓樓之下非常三響恐非仙師警策唯有節飲省輩俟盡而已此外却無大愧怍也瞽者于生持書求謁適有所欲云不覺娓娓

又

前有數行附瞽者于生去中間無他言唯道所以不能却伯玉凡之故將來恐不免負約耳聞喉間尚有微碍凡是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或於此遂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但寄一信香及片紙書不傳人誓求焚之佛前即備寫寄去不必遠尋喻君也諸文覺駰姪有精思不能全嶽臨亨爽淨少筋兩騄姪朗儁有勢病小在多然得儁必矣此閭堅吾却不凡意氣凌駕驌時露神采駿頗見風韻而不能純從此百篇後乃可望其成章茲則未也吾於去歲中已決意鑿坏即謗沮侮弄俱作山神伎倆觀無所復恨時時見除目却與吾弟不相涉乃至遂怯一陪得非前口語猶在此曹膏肓耶長干花下稱吏隱人

何所不佳適來裁抑言事少年至矣而獎進舊言事臣不已當軸者一段微意亦自佳哉於本月十三日夜四更大聲發於中樓之下楹若轟砲又似鼉鼓者三侍者皆魄奪為之攬衣起坐而思曰得非仙師示警耶將鐘鳴漏盡時耶甲申之末示驗矣死亦何足畏隔生何不可日有塞愛河斷疑網以俟期而已尚不能如劉伯倫付之一鍤不免窆令政僕覔戢身之器俟先府君諭祭後於傍穴推竪土亦不鑿桓家石也賁所齋疏計一上

緣出自荆老意必無疑但渠昔時不解領兩部文移下府大約祭期多在八月盜盛暑中勞府主又祭物易壞而一時有司鄉士夫宗戚各欲有所伸不便也碑亭已定址五月可豎其詳政能悉之兒輩無可替心力者吾弟不能歸駰力亦自不少撫公必欲祭文事者道府亦須一及韓守似不免奪俸矣如此賢守即推挫其精采可恨也古林公即壯俟其歸而謝之鄧直指却不容後即薦語亦自知已徐太學病篤尚與吳競不已兩

虎不足惜第諸長年三老漸就死地小不忍耳盛大哥
令日入土矣餘不盡

又

戴玉陽歸得吾弟書具悉近況時事可憂物情多變皆
不足縈慮唯是吾弟宿痾根未盡除既不甚轟飲諸內
外事皆裁減而啜飯小逆輒與痰俱壅必吐而後已將
來防其隔塞此時盛後和往太平治臺使疾可遣人邀
之入京一診視至囑囑吾弟既請急[illegible]遂所謂盡[illegible]心

與分而已家事任長可以無歸北轉既勞於體面亦不為美食指太衆匍匐道路殊非雅觀莫若且住留都來歲夏秋作滁陽醉翁亭主人未為不適祭典之期擬於九月望後三日皆妥月末當遣騏兒致書俞府君聽其自擇時序涼冷潮汛方壯便於舟楫月盈之候通夕可行第其時邦君大夫鄉黨宗戚多以饗奠之禮來於豎廠置酒餽饟之類費頗不訾至行謝又在其外原領四百數恐不免增十之七八况又未便入手兒輩槖澁無

可處分勢必行貸又乏主者何如颶風劇惡水鄉隄圩
復有隤者高鄉幸不十分損昨偶行田尚未蒿目初亦
傳荆老不甚肯主張荒事非也蓋上意以關中封土石
上呈觸怒不免人人自危疑耳今臺疏疊上羣吹紛然
大老意既稍強司農口亦黴柱必有可望者吾向所以
欲各臺及道府連疏正謂此也昨忽傳抑之辭太宰而
攘及不肖不知何說要之老僧不見不聞無盡而已先
壠立兩碑訖工便將一錘生埋土中亦足何必添足於

蛇也老妻兩日小安過此酷暑或可無大故臨峯栄粥飲日不過二甌艱苦非常肌肉消盡亦只旦暮人耳卲主峯瘍重痢亦重死活未分少葵以水災憂鬱而死二君誠癡漢唐婁江亦物故矣死生細事不煩我瞿曇老師處分即漆園叟便可談笑了之韓守治曹氏之惡僕又治荆族之無賴者雖衆口稱快却不甚宜賴其信吾言差有挽回也呉僉事得荆老痛詈之書稍息兇焰然於中證轉急提婆達多自豪傑可敬可敬崑令以吏盗

庫多所追攀物議頗及之未免為解紛朱少南訟事幾大敗調停之功不敢遽任南壯災荒宮邊浩費諸老技力漸困將來未保税駕之所滄海橫流一葦不安吾曹亦未便是高枕地也蕭生驟瘧尚遲兩日附此信不一

又

作書後偶見邸報袁裕老相薦之語深篤詳至乃爾此兄故亦相知邇來頗簡略此段殊出意外部覆雖四語而推許頗重居忽自嘆毀者譽者前後一人耳雖然亦

更自警省毀者失實是以受上眞見憐譽者過情是不免為造物所忌既奉有明旨或不免一推豈敢偃蹇以為名覺得身中亦漸衰且初夏聲譽非常不可不唯後悔以是言之終不若鑿坏之為愈也卲圭峯一疾不起雖其自取亦自有可憐處臨沒之際唯慼吾兄弟兩人故當爾也泰亨兄弟事復大決撒令亦粗有頭緒矣少葵死後甚有紛紜亮臣自長者其兄大抵無人道葢不止一端也前見吏部題先大人誥命計其時已撰述吾

弟有便音寄荊老托其先寄藁本來簽碑石已礱若專信鐫刻而領軸一歲自有次數故也行祭後數日當即遣人上疏謝恩及致諸老書問吾弟宜預收拾以待偶檢舊刻綸音世貴錄失去二十餘葉令補刻完要增先大人贈誥諭文及吾弟福建提學敕諭於後可即付來餘不具

又

連日兩作信方付去人而吾弟書已至初三夕之夢所

謂紅花者既與症合若精心服之必驗石竹洛陽花不知其性云何當時駱師在家從先伯父受旱蓮合烏鬚藥而已豈此老九十四齡之徵耶吾弟發明年掛冠之興亦是一時感慨南曹九列幸無干繫黏身儘可婆娑仙師所傳恬憺二字大旨在出處外吾州風潮於花初不甚損以後冷雨熱日侵淩不已令則生意漸少耳稻尚無恙終不比崑山之甚也吾州作災九分八釐吳縣七分餘俱十分想內意不能全美要亦不似往年崑士

夫好謗多怨何足憑也老荆終乏起色於月日殊可延
華壻所傳謬甚撫臺二事下邑未嘗遵行不必作書諫
止武三甫到家而婦娠在危篤餘具前紙

又

前自駰姪歸得吾弟病耗寢食不寧故遣奴承恩相問
尋從駰所見弟手蹟知體中向清彊且盛後和安意在
彼調理使我慰心聞僚長已為上疏部無不覆之理杜
門澹圃形神俱佚病帶蕩除自是第一策也郡守初定

十六日行諭祭禮再以待舊兵使遂至逕期是日感執至者淩楊徐三大老而下何止千人冒雨衝泥匍匐委頓暮猶未絕更兩日亦復纍纍十九日大晴守臣始至行禮男女挾道何止千人嘖嘖嘆賞宰木生色丙舍銜照惟是捧誦玉音肝腑寸折血淚涔淫不能自禁耳莫祭之盛目中所鮮而齋發亦自不訾賓主兩敝屠宰烹燖大是慘心業無可奈何且與印上人計誦經懺度而已十六日之雨低鄉復增淹沒高鄉稻亦多爛花遂無

復餘〈〉幸傳聖恩蠲免不止屯膏吾父子尚可糊口兩

日間只得詣府及各邑報謝此番勞費心自甘之贍美

骨脫如鬼而聲氣尚不衰兩日進一留京人藥稍能飲

湯乳或可希覬萬一二相能為民請命而大原猶見苦

心然將來隱憂尚不止此令國本國脈國是無一可著

口處鑿坏之人尚不免憂天當局者可推矣南都公卿

以不俱賜奠吾弟計何所報答若書則〈〉〈〉姪或北去

人寄上也餘不悉

又

前者得書急令王鯉歸看雖知吾弟定見定力從容脫灑計必漸安而此中終是憂疑周氏昆玉云曾面見吾弟容色小暢飲食時進但讀析授一帋字字厮裂又分惠及三子使受者不安兩日後李相來復得信及駰姪駿兒書知於立夏之日痰壅頓解進粥不逆喉腥亦除寢止穩快喜甚喜甚新劑雖效亦宜酌量少服從此日減至秋不發矣此間陰雨連綿米價騰踊壯方流移之

民接踵而至五城日報死者以千數其他郊郭之外又不知其幾京尹煮粥噉之可至五月吾力勸二司農出倉米繼之除掌科疏極好而誤言平糶二百萬石以救近省不知倉米實數二百六十二萬石每歲贍卒八十二萬石僅有三萬之積耳户部已覆奉旨而不知其說云何咨尚未到江北搶掠處處蜂起聞吾鄉太湖中有船數百其酋稱順天王物情洶洶不知吾弟所聞如何吾欲極陳一番以了此身事但不止要領無益於事若

茫天地間不知死所奮吾弟病中且以翰札消日而

李相回附此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八